姐姐打来电话的时候长平正趴在床上发呆，四面的床帘都拉好，严严实实地将她笼罩在安全的阴影里。看到联系人备注的那一刻长平愣了一下，犹豫再三，还是接了。也没有像从前一样要蹑手蹑脚地逃到阳台，毕竟不觉得这次的通话会有什么太露骨的内容，更何况舍友又那么吵——本来她是六人中最后一个没有讲电话的，因为不像她们，和家里的关系都很好。宿舍里闹哄哄的，铺满各种陌生的乡音，像是插了一地五颜六色的彩旗。风一吹，满地的旗子呼呼啦啦地招摇。

“平平，什么时候再来姐姐这里呀?”姐姐的声音像她每晚挠进长平被窝里的小手一样挠上来，冰在长平温热的皮肤上。仿佛做了一半的梦被人掰断掉，她浑身打颤，顿时生出一种支离破碎的错觉。“姐姐好想你呀。”姐姐在电话里撒娇，热息顺着话筒吹进长平的耳朵里，“每天晚 上都想你，好久没有见到平平了。”这句话就很有深意了，但也不是太深，刚够十八岁的长平伸手摸见。她当然明白姐姐的意思，换作平常，尤其换作去年，她早就要像是听见去公园的狗，整个人都疯掉。姐姐曾经在床上说最喜欢她召之即来这一点，乖巧，比自己的任何一个前男友都要好。她拉长了调子说是——吗，笑嘻嘻的，依偎着姐姐又热又香的胸脯，脸上由于被夸奖而显露出恬不知耻的光。那时候长平还很爱姐姐，也还吃得下饭。每次结束后她们都会吃牛排，去的是那种长平只在小说里才看过的餐馆。姐姐坐在香烛对面，白脸由于火光的摇曳而蒙上一层雾霭。她替长平切牛排，切出肉香和新鲜的血丝，与此同时还有她柔软的乳沟。长平免不了要吞一顿口水，她还很年轻，又被散漫的大学生活养得健康，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能引起她跃跃欲试的欲望。

“哎呀，姐姐。”长平翻了个身，望着天花板。无论是姐姐的大腿还是饥饿，对她来说都已经是陈年旧事，堆在角落里生灰，散发出一股令人倒胃的樟脑丸的清香。她用手机托着脸，就像是当年用姐姐的乳房托着身体。长平说:“对不起， 姐姐，我们封校了。”“封校吗， 要封多久呢?”“我不知道。”“那真遗憾，本来打算带你去新开的那家西餐店。”懒得告诉她自己已经将进食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兴趣。反正她们只是床伴，现在她甚至不愿意想着姐姐自慰。“哦，是吗?那真的好遗憾。”凉白开水的口气。姐姐是个聪明人，听出来长平的坏情绪，于是不再多讲，啪一声挂了电话。急遽涌来的忙音淋着她的耳朵。长平舒出一口气，知道这段关系到此为止。也没有觉得多难过，反正姐姐温柔有钱，要在软件找下一个长平简直易如反掌。而长平则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从复发的厌食中挣脱出来。每天晚上她翻到邻国的情色网站，点开新视频，蓝牙耳机里传出滚烫的低喘。屏幕的白光冷着长平的脸，她百无聊赖，一点一点地拖动进度条。只有看到特别喜欢的片段才会停下来，但身体中还是只有荒芜，仿佛一座等不到春天的山岗。就这么走走停停到半夜，心中除了检阅军队的淡漠感，还有一种一望无际的荒凉。

掰着指头数了数，已经在学校里封了将近两个多月。即便是在疫情管理最为松懈的那几天，辅导员也没有批准他们除了校医院转诊单以外的假条。事实证明，人离了火锅日料书店和爬满猫咪的咖啡厅也一样能活。长平伸了个懒腰，从床上爬下来。转过身，正好闯进舍友黏在衣柜柜门上的穿衣镜里。发现自己好像又瘦了一点，手背上的骨头全都凸出来，嶙峋地顶着肌肤，仿佛随时会刺破外面所剩无几的皮肉。想起来上一次和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爸爸问她是不是瘦了很多。她心不在焉地说没有吧，我妈不是一直嫌我太胖。一边说一边把眼睛停在食指上，抻开指头，几个月前还能套进去的素戒当啷一声掉了下来。

“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挤在镜头前问她。“不知道”“怎么 会不知道，王叔家的小孩把回家的车票都买好了。”“ 那不一样啊，他在北京读书，北京这两天在组织学生返乡的。”“ 那你们呢，你们有通知吗?”“没有的。 ”“怎么可能， 你们那边不是也封校封了很久吗。”“我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在外面上学，自己操点心好不好。我们也只是想你快些回来。”“可学校就是没有通知要返乡啊!”“你喊什么喊，我又怎么你了?上大学的人了，还是不会好好跟妈妈讲话吗?”

有一瞬间长平突然很想念姐姐。至少姐姐是宽容的，从来都不侵犯她说不知道的权利。第一次上床的时候姐姐问她你知道要怎么做吗？长平老老实实地说，我昨天刚满十八岁。此话一出，像是喜剧里突然撂下的包袱，把姐姐的眼泪和长睫毛都逗出来了。她笑得满头羊毛卷都泼在床上，在酒店暖黄色的灯光里瑟瑟发抖。等笑够了，姐姐把折在—起的身子舒展开，抹着眼泪说:“你好奇怪， 为什么不能直接讲自己不知道。”长平静静地说:“在我们家，讲不知道是一种罪，要判处极刑的。”这句话引起了姐姐的好奇，她撑起胳膊，猫一样地错着手.爬到她身边:“就算是数学题也不能说不知道吗?““不可以。”“那你说什么?”“我不说什么，我会在草稿纸上一直演算到自己知道为止。”“没有人教你吗?” “没有，我靠自己理解世界。如果有人教我，我一定不会在这里。我妈和性是一对天生的死敌。”听到这话，姐姐一把抱住她。柔弱无骨的手臂缠在一起，打出死结，正好圈了一个能够容纳她脖颈的绳套。“小可怜。”姐姐的嘴唇磨着长平的耳廓，吹得她心里发痒。姐姐口中的气息暖和如风，吹拂着她寂静已久的谷底。长平很快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以后你要是不知道什么事情，直接和我说就好。我会教你，这世界上人人都应该享有当白痴的权利。”

哎呀，姐姐。长平躺在姐姐软香的怀中，眼泪打湿了姐姐的胸口。她的脸上湿湿的，泛起一层柔光，像是一只刚出生的羊崽。女孩哭得两条腿都抽筋，她翻倒在对方的胸乳里，内里的绒絮泼了一地。直到哭无可哭时，她停下来，带着浓重的鼻音说:“姐姐，好爱你。”

那是长平第一次说爱，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说爱上一个人如此简单，只要对方将你被夺走的递还给你，怪不得我们这辈子能爱上那么多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告白，姐姐没有回答，只是反反复复地抚摸她单薄的脊背，仿佛牧羊人安慰自己惊恐的小羊。

“我是恨我妈妈的。“有一天，长平这样和姐姐说道。彼时她们已经来往很久，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出去开房。贤者时间中长平的姿势也从一开始的平躺逐渐变成一只小树袋熊，伸出四肢牢牢地吸在姐姐的身子上。姐姐听了她的控诉，温和地说:”是吗?”饱饱的食指在长平的眉间打转“她把我的很多东西都打碎掉了。”长平被她揉开了褶皱，总算看起来不是那么悲伤。她侧过身，把姐姐的食指放进嘴里吸吮，宛若一个未过口欲期就被迫早早成人的小孩。姐姐逗着她的犬齿，问道:“都有什么东西呢?”“很多。 胃口，信心和性取向。”长平说，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脸上的悲色愈发浓墨重彩。一滴眼泪平静地流进头发，横着切开她已经长大的脸，“还有我的初恋，我爱一个人的能力，我爱失禁的自由。”

和大多数接受义务教育的好孩子一样，长平最初并不是同性恋，更不是厌食症的幸存者。故事开始的那年她十五岁，在市里的唯—所重点中学念初三。在兵荒马乱的毕业班里，她是唯一会把两个小时花在吃饭上的小孩。大概是因为在长身体，初三的一整年，长平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到饥饿。数学和物理是填不饱肚子的，补习班老师再怎么希望她用功，她也只能在书桌前坐到十二点。像是童话故事里所描写的一样，午夜的钟声响起，白昼的一切魔法都要失去效力。小女孩灵魂深处属于天理的那一部分随着水晶鞋一起留在了习题册里，取而代之的是张牙舞爪的、肿胀的人欲。万籁俱寂的新世界，长平躺倒在被窝里，紧紧握住蠢蠢欲动的肠胃。手机的光投在她的脸.上，带着温度，将初中生略带稚气的五官融化成无边界的白。她翻出相册里那个男人湿漉漉的眼睛，刹那间，心中氤氲起一种奇异的温情。长平其实并不懂这是什么，只知道她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看见他时就像是抓住了一只美丽却陌生的蝴蝶。一脚跨进成年人而另一脚留在童年的她称这种悸动为肉欲，一个和“做爱”一样陌生却伟大的词汇。反正她又不曾接受性教育，因为从来没有人愿意教她，人人都热衷于在这一领域搞垄断主义。美其名曰保护未成年。于是她只得自己在这片丰腴而荒凉的土地，上流浪，只身撰写新大陆的法典，在笨拙的探索中，逐渐规定了性冲动、手淫和爱的含义。

她对这个世界产生出最无邪的欲望。

好在长平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不然她也不会在同龄人还都喜爱冰块腹肌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一个有着丰腴大腿的男人，并且透过布料去想象他绵软的臀部。那是她的第一个恋人，她的性启蒙，她种在伊甸园里的智慧之果。感谢母亲高中时期的书柜，来自另一个遥远时代的遗物，那个时候家里还允许出现有色情标签的书籍。在渡边淳一里，长平第一次读男女缠绵一他们如何接吻， 如何偷情，如何在爱的顶峰服毒自杀。从那片瘠薄的性描写中，她陡然摸索到暴烈的爱。这其中所迸发出的力量足以令一个习惯了化学公式的学生浑身震悚，她在突然之间濒临死亡。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在与生命进行交合，这过程太抽象了，一年之后，长平将它具化为读书、自慰和进食。

每一次的时间其实并不长，至少要在一点之前结束掉，不然没办法赶在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半之前到学校去念英语。在上大学之前，长平的日子就和她的白校服一样单调。每天上课、吃饭、跑操，时间表和数学解题步骤都是一板一眼，铁链般圈圈地缠绕在她身上。生活像一张平整的打印纸，深夜所发生的一切就是那处躲在角落的裂隙。每次打完都饿得要命，欲望硌得人睡不着，只得轻手轻脚地跑去厨房。学校和生长期已经很让人疲倦，又要在夹缝里爱那个男人，这几乎把她所剩无几的灵魂都榨干掉。长平打开冰箱，把剩下的面包塞进嘴巴。她要填满她空荡荡的躯壳，好有力气继续去爱，并且在爱中继续存活。

那段日子她过得很好。每一天都由于夜晚的存在而阳光灿烂。尽管她还是读不懂力学原理，也受不了化学品的味道。但是长平有感觉，性激活了她纸化的神经，让她重新感觉生活的温热和刺痛。晚自习下课后的路灯里，她蹦蹦跳跳，每走一步都感觉大地柔软得即将塌陷。世界末日在那时候也兀然变成了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地球好像随时会爆炸掉，变成一大团粉红色的泡沫，纷纷扬扬地飘散在浩瀚的宇宙里。

然而好景不长，春天永远转瞬即逝。

这一秘密情事最终还是被母亲撞见，并且一整个地捅破掉。在此之前。长平都不知道母亲有夜巡的习惯。母亲说自己有失眠的毛病，医生治不好。虽然生病的是她，病根却长在长平身上。

少女被从黑暗中拉出来，拉到窗明几净的客厅。所有灯都打开了，长平下意识地眯起眼睛。母亲拿着她的手机，长指甲在上头点来点去。男人的笑脸被点得啧啧作响，摇曳的烛火般忽明忽灭。长平看着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也忽明忽灭。母亲泪流满面，几乎要把喉咙都喊出来:“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长平的后背发烧，像是要长出翅膀:“妈妈，不是这样的。”母亲的声音如土石流，劈头盖脸地冲她涌来:“你真的不觉得羞耻吗?这个男人是谁?”“不是谁，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天啊，陌生人，长平，你才十五岁，你为什么要对着一个陌生 人的照片做这种事。”“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告诉我你怎么会不知道?”长平蹲下去，把肚子折在大腿上，然后又被母亲揪着头发带起来。“我很难想象自 己会教育出这样的小孩。”这句话让长平很茫然，她不记得自己接受过教育。“诶呀， 长平——长平——”

“你真恶心。”

那两个字像石头一样击中她的眉心，她倒在地上,地板面无表情地吼了一声。原来从这里开始她就出现裂纹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破碎掉。后来长平用了很多方法，千辛万苦地把自己粘好了。十八岁那年她重新变成健全人，只不过是另外一番模样。从那时起，她就被打断了。上大学的时候学医的朋友教给她一个词，叫做惊吓性性痿。长平心想她大概是被那些话里蕴含的恶意所恐吓到。从此她的爱一辈子都不再挺立，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萎缩下去，过早地衰老，变作苍白而瘦弱的一团。

“还有，以后不要再在半夜吃东西了。”母亲折回身。眼泪一路烧灼过长平的脸，她好像不再认识痛苦，对周围一切呻吟的物件感到一种全新的呆钝。“你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她听见自己身体深处所传来的、磕破杯沿的轻响。

二零二一年的大疫最终还是没能把学生永远地留在大学。年关将至，长平终于等到学校的通知，收拾东西，回到了给予她也剥削她的故乡。在大年初一的餐桌上，亲戚们全都乐于同她交谈，好像跟长平搭.上两句话，自己也能沾些重点大学的荣光。她握着茶杯，挨个儿敬过去，发出的声音像磕头。长平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很茫然的弧度，像是不知道要对着谁微笑却还是微笑。圆桌的斜对面，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娘似乎并不满足于和她碰杯，扯起嗓子,尖尖地问长平:“平平啊，现在交到男朋友了吗?“这个问题刺进她的大脑。长平有些头疼，又想起姐姐笑盈盈的脸来。“没呢。 ”她说。“怎么不交呀?”“没有喜欢的。”“怎么能没有喜欢的，大学那么多人。”天啊她居然被催促着去爱。但也不奇怪，这张桌子上又没人和她爱过，他们不知道她早早就爱无能。“我才十八岁，还不着急。““说什么呢，时间过得快。十几年前我可跟你一样年轻呢，这不，一眨眼，就成老姑娘啦!”

整张桌子哄堂大笑。人人都咧开嘴，口型像在尖叫。长平握着茶杯，手背上的骨头又凸起来。滚水般的鼎沸中，只有坐在一旁的母亲一言不发，一直默默地朝她盘中夹菜。长平对着她眼中那种猪油般的慈祥道了谢，也笑起来，脸上是一只刚刚被拼凑的碎瓷的满足感。筷子悬在手里，像是充满仁爱的断头台，迟迟都落不下来。她翻来覆去地捣着一块紫薯，直到它变成泥。在笑声着，长平感觉自己被凌迟。她心中立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开学之后，你还会来找我吗?”几天前，姐姐突然给她打来电话。

长平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轻轻说:我不知道。